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錄卷十一

聖湖　高汝栻　輯

高　鼎熺　鼎烽　較

壬戌天啓二年正月起吏部郎中趙南星爲太常寺卿

三月廷試天下貢士賜文震孟傅冠陳仁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廵關御史方震孺出寧前考校距廣寧四百里我師敗績鎮武報至馳回塔山巳報賊在廣寧矣芝蔴灣有餉實多且逼箭花島断不可棄震孺零丁東去過八里鋪更歷寧前與副使張應登夜無燈燭相與坐敗垣中達旦次日抵中前見西虜二十餘騎擁劍

君子于是服震孺之膽智

千秋固才士也何難一朴拙人所以其黨菩難自序

西門城樓在關廂放火見震孺放箭射殺家丁之馬從者急呵曰按院至虜遂遁去斯時死屍填塞皆逃之叛民所殺西兵也至芝蔴灣給守關將士報關外人㮣斷絕前此無烽火中前無守兵欲遣出探聽人人啼哭而震孺獨偕祗與七人同往

禮科給事惠世揚摘參應天舉人高如麟順天舉人張惟勤查廷燦浙江舉人錢千秋各卷俱有關節事下所司

惟勤以表中坐有關節上考添改批語查係買人代筆千秋三場前卷無忱當科然首場七義每一作歛尾一字串嵌矣吾及合七作順序念之是一朝平一步上青天試爲關節千秋遣戍亡司亦牽帶云

声揚生長
岩地从者
英獻同
直諫垣方
正爲一時
之範

起原任參政閻鳴太爲山東參政兵部主事袁崇煥爲山東僉事供山海關監軍○改王永光爲戶部尚書總督倉塲馮從吾左僉都御史協理院事○命贈巡撫徐可求左都御史分守道孫好古大理寺卿路日升光祿寺少卿各廕子世襲本衛正千戶仍與祭葬

三月禮科惠世揚等疏言奸相與兵內監與兵外戚與兵劾大學士沈漼以募兵一着爲進身之地并爲護身之符且羽林禁軍原自不乏漼陰使其門客晏日華潛入大內誘劉朝等練兵日進奸細名爲養狨豢實爲蓄豺虎頭使 聖明之朝再見江彬之事 國家動臣戚

臣原不同途勛臣世爲將種閒詰兵戎惟有外戚不可
令鄭養性等潛窺聲息廣結奸徒厚募死士馴至長史
招兵親王亦招兵職不知引賊入室意欲何爲疏入嚴
旨切責世揚而以溫旨留濰○刑部主事王之寀奏言
先帝之仇未復者三總之用藥之方即通夷之術通夷
之術即梃擊之謀共一線索共一提掇無非深怨積懟
於　先帝而荼毒至今未歇也乞處分通夷者進藥者
主使張差進來者京城內外驅除內應如龐保劉成之
徒無使滋蔓至于卒不及圖也上曰奏內事情已經
皇祖處分不必追論

四月四川土司彭象乾等、督兵赴援、三門戰沒、上以其義烈可嘉、贈象乾爲大理寺卿、弟象國等都司僉事、○升兵部侍郎王在晉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經畧遼薊津萊軍務、賜蟒玉尚方劍、優詔獎勉、升何士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李長庚南京刑部尚書、經畧王在晉上言、東事披離、一壞于淸撫、再壞于開鐵、三壞于遼瀋、四壞于廣寧、初壞爲危局、再壞爲敗局、三壞爲殘局、至于四壞、捐弃全遼、則無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縮至于山海、此後再無一步之可退、故人以此爲弃官之地、亦以此快報讐之私、臣駑材、責之千里、既鞭策漫加、忍視

武用家將任事之臣也

險巇之顛蹶又罵勤槩甲直令蹤跡之難全不行則以國法繩之詞嚴而義正既行則以微言中之謀詭而機深甚則借事以微名無端而起訕使聞聲者或併其人而顧影者必潛匿其跡平地忽生荊棘晴中晝伏戈矛眞使笑啼不敢行止皆難又曰天下事决烈至此諸臣尚不回心滌慮急救傾危而徒立戶分門互相攻擊恐二祖十宗在天之靈必將昭鑒非以愛國亦非以自愛也○自重慶兵變殺戕院道郡邑諸臣富順爲賊所據資陽內江蘭州望風奔潰賊兵如入無人之境長驅威逼成都巡按薛敷政與左布政朱燮元遣指揮阮世洪

雷安世瞿英周邦太張愷分兵二千堵截險隘邦太先至資陽遇賊逆戰下馬投降各兵半踏半散冉世烘至九泉扎營賊已扎營山上彼此勢臨高山衆寡不敵我兵陷陣冉世烘雷安世瞿英死之張愷未及進賊兵數萬已至城下懸旗備號四面夾攻放火焚燒威焰不可嚮邇城內僅兵二千分布防禦賊兵薄城攻打我兵矢石砲銃飛射奮擊賊鋒愈熾又旁掠鄉村慘殺男婦掘藏蜀府庄田米穀爲持久計又恐會城信息外洩于道戸扎營疊空處懸鈴續索以防夜走近川一帶棧道驛遞官民聞之多竄錦官城距京師六千里而遠烽火不

逵者數月○賊既圍成都復破遵義賊首符國禎公然
四出招降約期舉事傳檄下思南石阡等處漫淫無已
滋蔓難圖蜀且不支黔顧堪此乎奢賊徃寇成都其父
在巢觀望成都若下便思飈塵向黔又聞有楊三者欲
自九股引兵徃會奢酋夫九股諸界聯三楚屢煩征討
無能得志假令與酋打成一片橫衝直撞誰挫其鋒如
苗仲煽賊窺黔貧弱生心已久合併招呼同爲煽虐○
調御史侯震暘于外以其劾閹臣沈漼也○奪御史夏
之令俸半年織染局內監馮忠生事之令疏參奉　旨
嚴責奪俸○御史梁之棟請練鄉勇○駙馬王昺請招

練鄉兵　上以忠義嘉之○滿桂諸子及罕不來世伯彥等沿邊要挾賞賚自西河失守羣虜生心滿桂已生心諸子擁衆窺塞而罕不來諸酋又伏肆憑凌總督王象乾上其事○湖廣道御史吳之仁劾登萊巡撫陶朗先前後用餉百萬有餘又抗動梁之垣援海銀十萬兩何棟如募兵行糧二十餘萬領馬價一萬七千全無下落下部勘之○命宿將杜應魁募兵訓練蕭如薰等分營練兵○四川安綿道副使劉芬謙湖廣監軍楊述程領兵合攻新都時集陝兵毛兵共六萬餘毛兵者昔年征楊應龍登涉崖行步如飛跳澗上下者也脅賊盤

踞新都將城墻加高五尺四門扎營欲爲困守計因赴安岳攻保寧聲言直取潼關保寧人心震動而芬謙等會集于子來鋪因攻新都時矢石如雨人莫敢近造雲梯亦不能攻我兵移營至牛頭鎮脅營領馬兵三千步兵一萬來援我兵從後出秦良玉催兵從左出上官談大孝兵從右出安綿建武鎮遠兵從中出四枝齊發賊奔入城城內脅從乘隙而逃遂克新都賊退入蘭州○經畧王在晉上疏奏社稷山河之重根基命脉寄于一光隄防疎察安危立判請陳六畧一曰防內志二曰詰內奸三曰飭內備四曰嚴內衛五曰節內供六曰急內

欲着預備印令樞堂有旨亦着辦別

應上報聞○御史江秉謙疏論畀樞急宜正法曰樞堂與王化貞相比○與熊廷弼相忤○明知西虜間諜俱虛而很于瞞心明知戰守參差難合而硬為責備何處有機會而日機會可乘○何日可渡河而日過河必勝○既欲畢經略以出師○又不肯付經略以節制○既疏置廷弼于廣寧○又未嘗駐化貞于何地○一味糊塗一團機械只殺了廷弼便可快心○縱陷了化貞亦所不顧○是崔鳴故壞邊疆之情○殆有甚于失悞軍機之罪也○上以樞臣奉旨視師苛求以阻勇往調外任用○薊州緝獲奸細茂杜○兵部張鶴鳴奏杜茂通李永芳所差○且招修下年通李永

芳往來踪跡　命嚴提從公究問○調刑科給事燕儒
陽於外刑科主僉獨帖拏問奸細杜茂時傳　旨到科
不細開名數止云拿杜茂等德陽因詰官旗等之一字
包含忌衆恐承行人詭捏那移波及無辜兵部尚書張
雀鳴挾其睚眦擅拾上聞　上怒抗違故調○南京太
常寺少卿區大倫進聖學三札曰定聖制一聖忘明聖
德而歸之法堯舜下旨攸答○北城德勝門甕城內玄
帝廟前大槐兩樹東西相望枯朽已久在西者中忽吐
○烟在東者亦如之況風勢甚大恐致焚燒隨令鋸倒而
滅○蓋德勝門甕城之內非人烟湊集之所而火突發于

槐樹。實為不經見之事、兢以為異云。○巡關御史方震孺招回祖大壽時、覺華島有米豆二十餘萬石、人民數萬、船隻器械無數、祖大壽鎮守之、賊知遂欲招祖、是時賊兵前哨、將至寧遠、兵圍塔山、塔山去寧遠僅五十里、奴輸糧于數百里之外。以攻山海、自不能持久、若因糧於覺華島。則山海危矣。假令以覺華島之船。招降祖大壽。則山海愈危矣。震孺欲遣水營都司、張國卿招回國卿曰、此事關重大、非按臺自去不可、震孺與張寉鳴商議、鶴鳴亦言國卿不可輕遣、即招回大壽、恐無安頓處、須再作商量、震孺嘆曰、此剝膚之憂也。毅然寫牌、諭以

招回大壽至今得大將之用皆震孺力也

利害并諭濱回將士免以寬政島上士民激以忠義適有吳良輔者祖大壽之妹夫也震孺因遣與國卿往說之良輔等去八月後見國卿駕大船十五隻自東飛來云奴酋正欲遣人招降大壽意在猶豫而我適至大壽一見良輔知按院在船不覺痛哭生員人民等數百聞諭亦哭遂糾衆歸順先截大壽妻子兄弟及士民千五六百人至關大壽仍駐島上搬運粮草其救回兵十萬餘人器甲牛馬無筭○禮部尚書孫愼行劾舊輔方從哲略謂李可灼藥進紅丸致損聖躬引許世子不嘗藥之律以罪從哲縱然無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辭弑之

先帝令德
孝休且不
宜謂因藥
殺尉被不

名難免弒之實至皇貴妃欲立皇后、禮部執爭、諸科道力責貴戚而貴戚上疏請免乃止、從哲覩此非常大變。漠無主持。而又以議上尊謚稱恭皇帝、恭者亡國通稱、晉恭帝、靖恭帝、周恭帝如此謬戾實咒詛君國、等于弁髦矣。選侍欲垂簾聽政。以受顧命元臣。曾不聞慷慨一言。若非九卿言官急請移宮。選侍一日得志。 皇上幾無駐足。以此三事。例彼進藥。一切苟且泄沓。幾于犯天下之大名義。隳成社稷之大禍患。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赫然震怒、毋妨近習、近習皆從哲所援拔也。毋怕韓忌諱、忌卽從哲所能布置也。立下職奏、會九卿科道、從

黃之名而當日在內既病者焉可以積芳貴虛之後投以攻駐之劑是以討奸者憤激而甚其詞乃庇奸者借題而逸之罰君父何人臣子可以倖倖而嘗試乎宇宙有大綱維當務緊勝塞之日而人心

直道耿耿獨存霹盡真情天光立見有世道之青者要于此際剖明以存天理關係良非細故

公詳議將從哲大正肆放之罰速嚴兩觀之誅併將李可灼嚴加詰問寘之極刑事下部據實會議

光祿少卿高攀龍疏言戚畹鄭氏并其昔日所用之人皆奴酋奸細近且訛言入于大內矣往者張差謀逆實係鄭國太主謀劉保謀逆實係盧受通謀受亦鄭氏之私人也自張差劉保先後伏誅凡謀必敗敗者必死而人心積疑不解宜令養性速歸湖廣原籍至李如楨一家交關鄭氏假名將殺百萬軍民失千里土地禍延至今且與李永芳約爲內應所當亟正典刑以除禍本者也崔文昇當 先帝哀痛勞瘁之日故用泄藥是明以

法司待罪人之体與朝廷待大臣之体兩

藥試也　陛下即不誅夷。僅止斥逐。今且潛伏京師意欲何爲。亦當亟正典刑者也。乞早正逆謀之罪

文震孟曰昔唐憲宗誤服方士柳泌藥爲憲宗戕長生藥昔彼意不欲主之長生而偶藥不效殺之不爲過後世亦不以爲冤今可灼進藥致聖躬賓天雖謂之誤用醫誤傷平人律有明罪況誤傷天子乎卽肆之市朝亦人情所共快乃與原命同賜金帛優遊論劾僅有回籍又何解于天下後世乎

〇三司法會審經略熊廷弼遼撫王化貞廷弼曰我起錄因開伏任經略原議駐扎山海並無駐扎廣寧字樣都御史鄒元標曰失地喪城功罪一體難辭其責況屢奉　明旨內云題審二字又有確審二字公竟然不理公今日必須暫進刑部是非自明公不必抗　旨如此

告俱不可不存

確論亦公論

反得罪　朝廷。廷弼曰、我奉明旨聽問、不是送問字樣、焉能將我下獄、相爭多將王紀曰、公今不肯進部、叫錦衣衛旗校、暫將同到天仙菴住一日、我上本請　旨定奪、鄒元標開、王化貞、化貞曰、我苦我自知、袖取一揭投上王紀曰、公必須還有在朝列班之日、遂散訖、次日廷弼上疏自請詣獄、事下所司、

鄒南皐曰、王化貞生來一朴實頭地人、全不知兵、用虜而反爲虜用、用間而反爲間用、其叛逆如孫得功輩、日侍左右而不知、認賊作子、伎倆已見、戶口聲聲、要戰渡河、及至明笳一鳴、風鶴皆兵、鼙鼓鐵激尚隔百里之外、而拚廣寧如敝屣、匹馬宵遁、有憂國之心、而無謀胡之智、有奔胡之志、而無滅胡之才、是天下熱心人也、亦天下痴心人也、熊廷弼言我兵不宜浪戰、而虜不足盡遏、承步降惜之、匠測貴寧人心之

不困譸譸若持左券料事之智遠過化貞獨剛愎之性虛憍之氣牢不可破以爭毛文龍功罪一事遂與化貞水火之形既分玄黃之戰遂方筆鋒舌戰於守不已而虜乘誚亮厲兵秣馬悉置等閑使戰不成戰守不成守豈不負國恩而貽笑于天下哉

雹異

五月京師旱禱雨之後伏值雹異

三春不雨上惻然軫念齋居密禱且勅群工修省未幾而雨雨而冰雹併作小者如拳大者若盂著屋瓦積俱碎大小禾稼毀折下令修省

御史蔣允儀奏逆者雨雹之災搏擊所及百物俱傷視蘊隆之霜更甚而陰類之氣橫發于初夏陽盛之時更可畏也夫變不虛生各以類應試思今日以中國之全盛而見辱于酋虜此何如辟邦乎以仲誰之厚重而震

南皋此疏與孫宗伯高學逐三疏並讀三案自明矣

惑于妖孽、此何如晦蒙乎、以鬚眉之丈夫、而闢通于婦寺、此何如卑脇乎、以糈蕞煬竈之奸、而托之奉公絜己、此何如壅蔽乎、似皆陰脅陽之徵也、而法家拂士能爲皇上長養陽德、忠言讜論能爲 皇上發舒陽氣、脈脈鼓其兆而疏其滯、將 廟堂之上、一變而振肅淸明矣、

左都御史鄒元標奏言、乾坤所以不毁者、惟此綱常、而綱常所以植立者、特此信史、近讀禮部尚書孫愼行一疏、令人神骨爲悚、卽未必有是心、當時依違其間、旣不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卽謂無其心、無以解人之疑也、方從哲秉政七年、未聞其轉移何道、但聞一日馬

文震孟曰先帝册立一事自萬曆十四年以至二十八年廷臣羽翼國本有貶謫有削籍有遣戍廷杖幾身瘐囹圄死不稱諸臣亦何利于已而爲之觸龍鱗乃以小人

上三書催戰斷送百萬將帥士卒血染黃沙但問其將祖宗櫛風沐雨一片遼東地土盡屬夷人又曰臣身爲風憲之官名在會議之列畏禍緘口勢所不能君臣大事今日未明再無有明之日臣宮不言再無有言之人又曰臣讀學士公鼐疏曰六七年間以言及東宮者爲小人不言東宮者爲君子此何等景象是誰使之盡除天下之清流陰剪元良之羽翼此眞實錄眞史筆也惟皇上熟思前年之景象勿忘當日之艱危疏入　温

旨發答

以太僕寺卿董應舉兼河南道御史管理直隸天津至

日之耶

延侯取調
寀本此疏

山海關等處屯田安插遠民又發銀十萬兩賑䘏之

六月御史周宗建目擊時事之非疏言大臣名節宜重

小臣忠告宜寬內臣窺伺宜防外臣附和宜化

按內臣窺伺一款曰近見朝廷處分一二章奏外庭嘖嘖咸謂與聞之也其可測識若旨之下有物憑焉如爕進忠者目既不解一丁心復不諳大義揭其忠慮有何遠謀又曰耳目濡笑之聞漸與相親宮庭禮法之事漸若相近一切用人行政墮于其說然且東西易面而不知邪正顛倒而不覺等語中外見者咋舌

三法司會審逃臣高出胡嘉棟韓初命等宜服重刑以彰軍律

王紀曰壽時尚在沙嶺高出胡嘉棟等五人聞風先逃喪地七百里而高出乃敢倡爲揭帖弄廣永之娱歧

惑人心。崖譏罔法。罪更浮于嘉楨無勝。算以閫語幽
乃預。當一。駿。噬。以。爲主。人。王。閃。之。計。若鷙鳥之伏林
而性忍或後也。崖爕遼陽之陷。死難者纍纍。河西之
陷死難唯有高邦佐一人。骨成灰于節完。血化碧爲
心丹。雖死猶生也。高出等攜手同行。冈服騖籌催年
何面目見邦佐于地下耶。
定李維翰。鄭之范。梟斬如律。
法司審錄。金玉其表。胸中全無甲兵。奴以李永芳
爲心腹。我付之兵柄而不知。奴以互市爲机穀。我聽
其款關而不知。一旦變起倉卒。彼方屠城。而紅旗一
催。二三萬無辜赤子。利鏃穿鼻。首亦剸胸。二百里山
河拱手送賊。尚忍言哉。鄭之范。况危邊爲金穴。衙署
道爲鬻斷。即從取官帑一範。雖私損籍別運胡壓蹙
防守預備置而不講者。其關門而揖盜。策馬以奔充
逃之首罪之魁也。犬彘不食其餘矣。
兵部侍郎陳邦瞻敬陳切要之議。內言內供錢粮及奉
聖夫人事。嚴旨責之○蘇杭織造太監李實疏奏松

天臣交攻森佛翻体指之曰奸爲之曰賊愈覺推道陵夷矣

江知府張宗衡、蘇州府同知楊姜、𠂢定物價不行給發、致悮職解、上怒其抗違、各奪俸有差○刑部尚書王紀奏劾輔臣沈㴶、巧能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顛倒天下之是非、交結權璫、誅鋤正士、黃台瓜辭已賦、同文館獄將興、又曰、臣指其爲蔡京。而㴶不肯認。試取惠世揚、周朝瑞、魏大中、董羽宸等前後諸疏、一一玩味、則京之爲京。以槩括于此矣。疏入、上責其煩言傷雅

時徐大化疏叅廷弼、因及周朝瑞等、王紀以其堂官叅大化久廢職業、日事旁蹊、內有一段云、今有人焉于此、巧能移奪人主、是今之蔡京也、何不出禁中彈文以擊此賊、臺臣楊維垣責紀半呑半吐、紀于是直糾㴶云、

安邦彥作亂　安酋不保不敢出于流官盡土官中最恭忠順者羈黔者尸官

升高攀龍太常寺少卿、蒲朝萃太僕寺少卿○詔前降
給事魏應嘉馮三元張修德劉廷宣併給事郭鞏俱復
原職應嘉等原以言遼事降調今其言既稔左都御史
鄒元標以疏荐故准復職○貴州水西土酋安邦彥作
亂兵圍貴陽我師告急于湖廣巡按御史舒都梁都榮
代歸其事于朝時安酋之亂也勢甚猖獗聲息不通自
龍里甕安俱被焚劫徑圍會城巡撫李㯳守東門巡按
史永安守北門布按都三司守西南門總兵張彥芳援
兵往于新添謀取遵義獨山等處速赴應援先是逃弁
㒷言省城已陷兩院自縊兒報一傳辰嘗士民紛紛逃

圖安不當
以安爲㝡
此議最才
爲居于延
崇家其念
合於致祉
而亦悔隱
撥天朝叙
蜕到滅此
信然何如
相安爲得
與安酋凡
計彫之殺
西面逆撫
如安氏者
皆償服氣
靡所輕放
兵爲上

賓茲按院出客帖，止于四寸，與湖廣巡按，言黔滇中走報人役俱已得賄，撫按印信亦能雕刻，重餉往來，尤宜隄防。且奏疏一出，戕兵截住，不能達于朝，故舒代爲奏云。

安堯臣冒隴姓，并隴地，受天朝鄣撫，得襲兄疆臣世職，並臣之妻，日奢社輝，子安位，堯臣死，位猶孺子耳，其旁族逆賊邦彥、欺其孤寡，導以不臣，自天啓元年以奢崇明援逆洛，賊遂放尤，統領羅賊苗仲數萬，攻省城，沿城扎營，西面堙路把截，尸骨遍野，致令佈種無絶，運米無從，城內軍民餓死無數，殺思石道副使孫克恕、安順府推官徐朝綱、廣順知州鄭暴、攜莊鎮畢節同知楊以成、施秉守備王愁，億是亂也，安邦彥倡之，四十八馬頭、與頭目安邦俊、骨運安若山、陳其愚、陳萬典等和之，遂成是亂云。

四月副使徐如珂，督率各兵將，攻取二郎閔、佛圖閣，賊

衆大敗、樊龍等、堅據重慶、重慶者、三面皆江、春水泛漲、一望瀰漫、我因艱渡、賊亦不能飛、其出入必經之要地惟有佛圖關、至二郎關一路、故賊自本城通遠門、至二郎關、連扎一十七大營。宿以重兵數萬。我兵環江而守。一以力防下瀆。一以寄圍攻城。出奇取勝、巡撫朱燮元曰、不若穩據兩關。堵截固守。使賊芻糧路斷絕。應援難來、必成擒矣。檄下各道、徐如珂等出、各土舍漢兵精銳分布以圖據關、而女將秦良玉等、亦從省城下援及至關、男婦浮水來降者日至、皆言城中米價每斗三兩、飢民無從見食、自縊死者無數、賊艱雖有數倉、兵多食衆

遥首虎視
壓據白湖
天險可恃
自此剛脱
得扼要津
者矣

僅支半月、賊衆于城中日造小船數十、陰藏江邊、士漢官兵潛與交易、因通消息、我兵于夜得奸細、斬之、是時總兵杜文煥、亦領毛兵、仰攻佛圖閣、兩軍相搏、幾入其壘、杜石宜撫司、秦明屏遊出賊營、奮勇朴殺、賊兵大敗、我軍入閣、殺死三千餘人、尸積深溝、兩岸皆平、賊營二十餘寨、一時俱空、女將秦良玉縱火以焚、一鼓奪關○○○賊雖盤踞重慶、我兵勢若建瓴、賊衆自是寒膽矣、

樊龍等、既據重慶、乘勝長驅、所過焚劫無遺、直犯成都、所造雲梯、旱船、諸具、賊壓堅城、勢如山壓、千里沃野、列寨連營、以斷我外援、疲我兵力、風聲不通、守臣矢死尚存、出奇用計、巧發敵中、炮杜茂、董卜之兵、以勁旅報克、由間道攻入、聲勢一張、百日重圍、一朝頓解、據瀘城不能奔城外半步、而始得并合義勇隊

山東白蓮教賊作亂

召土司寄布案剿，以逸奢穴矣。

山東白蓮教逆黨徐鴻儒，下文啓攻鄆城，破之，知縣余子翼逃于汶上，賊殺其二子，并典史。先是鉅野縣有白蓮賊楊子兩兄弟，各倡異教，曹州亦有李太、張世等聚衆千人，持梃拒捕，俱已就擒，而餘黨未散，鉅野復有教首徐鴻儒，號衆數千，徑圍魏家庄、鄆城縣，又有教首于弘忠，糾黨千餘，圍梁家園、梁家園，距縣二十里，縣官新任，不知設備，城上無人固守，賊至城，四門舉火，城中亦舉火，滿路皆紅巾，殺人如艸，蓋紅巾者，皆是白蓮教所賄伏死黨之人也，裏應外合，知縣逃去，城陷。○升趙南

乾坤所以不毀日月所以常明賴有是忠

星爲工部右侍郎協理殿門事務馮從吾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江西逆犯程鵬自號西山布衣刻有西山草所載皆天文兵法讖緯妄談計書十八本三十三篇皆言國運修短至于氣數篇尤爲大逆不道城中突起流言附耳偶語紛紛籍籍一時士民惶惑不知所爲往往潛移城外避居鄉村若將變起旦夕者巡撫房壯麗偵探其倡首之人立斃杖下懸其首以示衆衆廼定○四川白蓮妖賊洪泉劉應選白仙台等助賊蜂起巡撫朱燮元擒捕正法

六月詔賜方孝孺祭葬特蔭准其妻附葬原籍祠宇勅

義一勝今
特臺別處
紛二百年
鬱抑之氣
增千萬年
悠久之基
耳

有司修整。○安邦彥之誅叛也楊酋餘孽王倫石勝俸與之合謀洪邊土司宋萬化爲之羽翼在王石二賊冢衆十萬連結江酋援我思石王越破涓潭甕安謀抵偏橋下襲沉水以斷我軍在宋萬化糾酋仲九股扎三大營盤據龍里上下要害之處使不得通鎮臣張彥芳等將兵二萬赴援俱隔龍里只餘不能進近入會城賊兵合圍少兵少御更得遣總兵一員統軍一萬直抵遵義以制王石二賊爲妙王三善上疏乞 敕湖廣撫臣督在辰州牌歷以爲聲援廣西雲南巡撫各往境上分路進兵爲之犄角征楯將設偏沅軍門今雖報罷欽命關

至吏書門皂皆賊黨則前役左右無非賊

防尚在暫賜以料理軍務事平奏繳從之○以鍾羽正爲左僉都御史協理院事○白蓮邪術聚攻鄒滕陷之白蓮焚香聚衆二千餘人至鄒縣右墻社蜂擁攀援城中防守閉門至次夜西門鳴鑼三聲吶喊三聲城中內應斧斫城門城門自開縣官查點衙役止二三人賊遂進縣開庫劫獄知縣窘甚倉卒無計任其放火殺人據城自固鄒城賊五方聚集一時驟發尤在白日官兵至退入城以保巢穴至鄒滕之陷關相村落之邪徒附聚成羣又吏書門皂之奸宄潛爲主謀失在昏夜者印通判鄭一杰知縣姚文胤懷印逃去○奢酋攻陷長寧等

奚況內賊雖防乎

縣賊扎營于菁草垻其勢復張
典文縣知縣張振德闔門死義　詔贈光祿寺卿廕子
祠諡諡烈愍

振德南直人以歲貢謁選令劉清廉慈惠三考邑策所在尸祝值逆酋之變振德甫出棘闈急趨還邑纔三日而賊衆奄至督戰力盡慟哭入城率妻錢氏長媳顧氏夫子張緄及其女淑安淑慶北面羅拜盡投烈焰童仆嚴英等長幼二十二人俱殲同殉長子張耙以應試先歸得免事聞詔與何廷魁例同䘏敘廕

江陵才相也然權刑有之然神廟時多凝其力獲受賜是

戶部侍郎陳大道奏復舊輔張居正祭葬諡廕上以其輔政十年天下久安功不可泯從之文忠之諡着議敘
六月庚戌星變山東巡撫趙彥奏天上日明當午東二丈許偏北有一星明顯隨日而轉○山東都司廖棟破

武安賊巢焚之撫臣趙彥奏捷妖賊盤踞巢穴動以數萬官兵奮勇力戰斬首三百餘顆火砲打死六七百人又燒毀武安集賊巢近旁小寨賊膽甚寒勢窮覓恐奔梁家樓又都司楊國棟與賊對壘斬首千級其東南東北之賊漫天冲蹄我軍先以砲攻後馬步兵繼之賊不能支復斬首二千餘級撤兵而回賊垂涎兗府尾其後襲之我軍復提稱連勝云○造青冊

許不作須與番外解甚急而使胥奸弊百出科撫各造一青冊一樣二本于進表之日一送工部一送工科互相覺察

侍郎王德完卒○原任大學士方從哲自請褫奉明罰

釋疑弗允○大學士孫承宗疏欲親詣關門相度商議

上日卿親詣關門相度具見爲國急公勤勞至意朕心甚悅抵關所閱過邊鎮兵馬戰守議築邊垣綸關險隘并犒賞事宜務逐一詳慎急則差官馳報緩則俟卿還歷邊關事完還奏加太子太保賜蟒玉銀幣以示隆禮

○禮部以國本抗疏禁斃及建言詔獄受禁遣戍者宜贈官廕子湖廣僉事馮應京等九員建之國本降斥遐荒及註誤下獄爲民永錮殁身者量與贈官原任吏部員外顧憲成等六十六員詔從之

兵部尚書張鶴鳴行邊視師伏命上冷人秉中樞鶴

鳴再三乞骸骨不從、○安邦彥自二月初九統領羅賊苗仲數萬、攻圍省城、迄今五閱月、造雲梯、製滾牌、築墩台、百計攻城、恨士民固守、將環城新舊墳墓、無不刨掘、枯骨無不挑揭、一日打一堡、破一寨、擄掠男婦數百、自西山過明月、燒一洞、殺一堡、刼掠牛馬數百、向東山過、今日縛我一塘報、明日縛我一居民、竟牽至城外數武且殺且詈、今日挑戰、明日環攻、迄無休息、沿山扎營、四面伏路、把截赶殺、屍骸餓死無數、外又攻威清、攻平壩、攻安莊、烏撒、攻安南、普安、攻定番、貴房、又陷安順、陷廣順、陷龍里、陷畢節、赤水、在在狂逞、處處盤據、千里內生

觀盤江之役據我軍皆為賊所覆則撫亦未可輕議也

盡殺擄殆盡方困我普安及南安其勢最急該衛求救于滇滇撫遣都司李　管領兵四千水援急主招安戒其不可妄殺一夷賊首羅應魁等率衆詐降迎之西盤江渡口執禮甚恭誘至叠水舖賊伏兵四起遂至全軍盡沒　○山東巡撫趙彥奏妖賊衆衆日多官兵策應日難乞暫留秋班邊軍隨營剿賊可省招募之費從之○陝西道御史蔣允儀奏貴州巡撫李標索取安氏金銀以致激變命撫按查奏復○總兵薛來胤叅政蘆瓛田付使張孝用計誘賊樊龍張彤石永高詐降因而擒之捷聞　上嘉其勞績蘆瓛田親至城門呼張彤說其降

三巴半壁乾州所在處處同省小民物力是魔馳騁今天成遼擁群鬩立平快洪切拘討格正皇上立賢無方之意然臣僚未見成心雖敵謝言

形借不永高、登舟過江、旣復往城下、使理諭樊龍、龍亦登舟降、因而成擒、一詔陝西道御史劉廷元于外、奪其三秋、時吏部尚書張問達等、覆奏御史劉廷元當先帝青宮危疑、登不熟聞之、突有張差、持梃闖入宮門、此何等大變、廷元職司巡視、宜何如憤激、乃徐徐云迹若風魔、親同黠術、以君父爲天之戚、而斷以不關休戚之詞、幸仗皇祖神明、立斬、以結此案、設眞信爲風魔、俾元兇漏網、不知廷元今日何辭以謝天下、提牢主事王之寀明其不風不顛、有心有膽、此語可以動　皇祖之慈念、可以堅先帝之孝思、可以遏宮禁之邪謀、可以明臣子

捐東

張差肋害一事實之者猶謂無罪而以王大臣負高事為存夫大臣發手登至宮門鴻保證游其論欲析高犢非守事也張若之挺誰按之貫高身案究應飼不及張敖設蒙得釋敖不與今

之忠愛功在國本義在人心廷元不鬪一語贊其長反若挾私以持其短嘵嘵于忠義亂賊之混將指衛前星者爲亂賊乎阿後宮者爲忠義乎抗正直者爲亂賊乎公邪媚者爲忠義乎臺臣馬逢皐科臣張鵬雲會憤不平連章遺奏皆爲宗社靈長慮至深遠也疏入降廷元三級調外

江日彩曰張差肆不軌之謀逞闖宮之擊罪誠大逆然當時處法只合如此何者 先帝固緣恙亦可以全骨肉也若必直窮到底則必蔓外戚去愛妃廢親藩此等光景能得之神廟否神廟不傷心否 先帝能安否彼甚有明行之法有不能明行之法直以行之史冊之類是也若夫何士晉陸大受等直攻請移危言正論僨僨不諱可以折奸逆之萌而寒賊臣之膽以風廷處者所以全家庭骨肉之恩而定中外一

差所供則有撩矣昔寬處之以全伯今宜直筆之以存實此確論也

時之危有何士習陸大受諸臣之偉議所以折奸謀之路而維萬古綱常之大有此處法不可無此議論有此議論無妨有此處法兩存之乃成偏執之則非矣予以為此極虛公之論

七月以錦衣衛都督許顯純鎮撫司理刑管事○戎政尚書張我續予告回籍○命者遴勿拘資格即科貢一體與選○陝西總督李起元題本處北門三更門鎖連响三聲其聲甚震鎖開落地隨即窺視並無人影形踪○副使劉時俊回籍張我續劾其遣人往賀奢寅及賞銀回帖并為逆賊投遞訴辭　上以時俊素受國恩此事亦未可輕信着查明具奏○妖賊攻陷夏鎮夏鎮者亭長發跡之地河賊出沒之所呂梁遞急根運舟楫咽

百白蓮賊起攻陷城邑徐濟一帶水陸並興自南自北咽喉斷矣

尾斜度。京通閘津所攸賴者也。從來糧運過洪。當在六月。巡漕使者與漕糧道會合發運。未濟則設祭以乞靈。既濟則設宴以共慶。復爲具疏以報慰天子。今兵戎阻之。南船必不可渡。南糧必不可來。軍士必不能飽。人心必不能安矣。○鄆城鉅野妖賊蕩平。事聞。上以如未解散。合力勦除。并責該撫平定鄒滕之賊。○吏部尚書張問達等會勘紅丸事。謂行等叅之衆論証之當時情實李可灼先見內閣臣等。初不知至春

皇考宣詔英國公輔臣及九卿科道。進乾清宮候之。丹墀輔臣與臣等共言可灼之藥。或言不可進。或言可進。俱慎重未敢決

注庭伯曰陳行從哲兩造也當日親見名官東証也先帝冥固可灼而實大可灼米由從哲而危疾又未由所非誰見其能析榮夫國公劉葬二即老皆張貴董大尚書

又宣臣等進宮內跪于御榻前問 聖體安奉 皇考諭朕以哀傷勞瘁感寒身甚虛弱并諭臣等輔我 皇上為堯舜隨問等官李可灼在何處趨詔至 御前視疾啓進紅丸 皇考意欲進藥取奶孔和藥可灼和之以玉碗進一丸少頃又復進一丸至中又問聖躬安諭服藥後少出些汗身覺溫熱就寢此進藥之始末與國公輔臣與九卿科道所共見聞者是時輔臣與諸臣視皇考之疾為我 皇上之保安急迫倉遑傍然共切殺逆二字何可忍言恐言在諸臣故諒輔臣無是心也但以 皇考調攝慎養之身丸藥不可輕易進可灼妄意

見存進行豈盡忘善志却歸乎横獲切哉道使其求實會參稱常可則議論可定何至爲勝乃矛

進之、輔臣未能力止、九卿與輔臣、同候于宮門、外均有罪焉、至于可灼之處分、人以票擬罪從哲、可灼進藥之後、適　皇考賓天之期、中外共痛之恨之、乃先票罰俸、繼票病去、則失之太輕、失之輕、則即投其輕而罪其不盡法處也、不重處可灼何以慰　皇考服中外、而正大法、輔臣乃于辯疏後、自認其罪乞削奪以自明其心、而并冀以釋中外之疑、此亦大臣引罪之道、所宜尔也、

上命該撫按拏解可灼法司究問、崔文昇發南京充淨軍、舊輔輔政歲久、事關國體、不必苛求、

王氏曰、先帝潛邸、艱難光景、說之令人欷歔泣下、迨其末也、麗人之蠱惑、崔文昇之宗劑、李可灼之紅丸

同一机軸耳夫紅丸之藥絕火之鉛也而可以嘗試乎既妄進繳以致九五龍升此時正宜討賊而謝可灼以賞賚可灼以忠愛寬可灼以罰俸優可灼以養病而崔文昇者代委之于宿疾至一至再夫以數十年忠肝義膽所殄刈之元良數十日厭山寢谷所謂吟之堯舜一旦戕于二賊之手從者反從而護之真無人心者春秋書趙盾為弒惟其不討賊也不討賊何以即名為弒以其為正卿也傳曰漢責執政之臣從者絲絲累長三尺難以自解矣有味乎左都御史鄒元標之言曰誰秉國事可謂千載獄案矣嗟嗟國法國文交相垂戒禮臣憲臣至為發明一則扶君臣之大義一則成古今之信史今之信史老臣忠君愛國防微杜漸之苦心未可為膚淺者道也

○下登萊監軍佟卜年於法司究問以係佟養真叛族也○戎政尚書黃克纘予告馳驛回籍加太子太保○鄒縣賊會合直沖官營統領都司楊國棟大敗營內櫃

兩月之間幾濟再泣皇上以一身依持無託宮禁深閟孤危萬頻其于防檢杜漸自不得不加嚴慎於不然而以新天子假然避正殿議一先朝舊

草火炮器較、盡行搶劫、白蓮賊僭稱大乘興勝元年、巢有十數、兵有十萬、欲先取兗府、次取濟南、聲勢甚銳、總督陳道亨疏、請登萊兵着數防兗、恐糧餉有失也○吏部尚書張問達等、勸移宮事、當日選侍、欲垂簾聽政、輔臣與臣等、于　皇考昇草日、黎明候于乾清宮門外、急欲進宮、守者猶攔阻、臣等排闥進、哭臨畢、即請叩謁我　皇上、良久未出、臣等懇請之、　皇上始出、叩頭畢、送擁護　皇上、出乾清宮門外、坐素輿、扶進于文華殿、先叩謁、　皇上即正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呼萬歲、乃起、聖駕還于慈慶宮、偶有二三內使、走云此事何不啓李、

豫爲世兩下萬是閣孫何此楊漣淨念然以移宮請亂

娘娘、臣與諸臣即斥言之、飄去、臣等與合朝諸臣、議請
上登極、又議登極日即應往乾清宮、斷無同慈慶宮
之理、而吏部九卿等、即公疏奏選侍移宮、科道等官又
各奏移宮、輔臣遂于直房內共具揭 奏移宮、 皇上允
其奏、今即日撤移、諸臣共快之、然共心猶以輔臣之奏
不毅然先爲諸臣倡也、倘其時非諸臣共扶大義、急奏
撤移、如再稍遲、則乾清何地、猶然混居、今其竊靈威福、
又將如我 皇上登極還宮何哉、○賊首奢寅、借據江
安、總兵羅乾象、率衆禦之、一時潰敗、擒其僞参將等官
斬獲不計其數、○賊在夏鎮、搶奪直船、僞總兵賈槐、率

衆打造鎗刀、各處令集兵夜時 總督部院統領官兵至鎮賊出對陣先立死地官兵奮勇斬其賊衆并射殺買槐生擒賊三十餘人其巢夏鎮遂平○御史翰思恂奏言海道猶多闕畧中外不盡相應名實不盡相符人地不盡相宜法守不盡相信

大學士沈潅予告回籍加少保兼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廕賜銀幣如例

禮部尚書孫慎行兵部尚書張 崔鳴予告回籍○上嚴責刑部尚書王紀徇私賣法誤國欺君革其職爲民

紀劾潅與孔謌魏忠賢交通彼此攻訐此時忠賢已將用事矣故假手劉一燝杜茂事觸忠[illegible]紀

淫雨傾壞山海邊垣官民廬舍無算經畧王在晉與行邊尚書孫承宗交章言寗遠水災堪憐情狀 上命酌處錢糧速行修造并賑助傷害人民○詔贈遼東死難御史張銓爲兵部尚書諡忠烈道臣何廷魁高邦佐各爲大理寺卿䘏廕廟祭加攸張銓者張五典之子也伏節殉難忠義特甚 上嘉之着并何廷魁高邦佐建祠都門之外春秋致祭特賜祠額曰三忠○大學士何宗彥等上揭申救王紀懇乞曲賜攸容以還原職不從八月升楊漣爲太常寺少卿○妖賊冲營都司國威兵敗尤擊張榜等皆死之○刑部布侍郎楊東明等奏

此天不欲叔之撲此一方也

西河失守，經撫罪不可逃，已經會勘明確，各據律坐以大僻，鈇鑕已定，職守無所儆。皇上感御史之言，下伏議之吉，臣等仰體聖懷，豈不謂承平日久，法紀廢弛，不震雷霆，誰起積玩，故懲一儆百，用以勵世磨鈍，轉移世道之大機也，疏入，從之。

五月二十遼陽城起白雲，後起黑雲，變成紅雲二塊，從空墮下，火光滔天，人與畜燒死幾盡。○景州妖賊屯阜城、武邑，殺人祭旗，聲言直取景州、棗強四十餘里，我兵前往對壘，賊首于弘志見戰不勝，脫紅袍，換綠袍，騎特刀馬飛舞而來，被我兵斬于馬下，賊首被殺，餘俱四散

被擒又生擒妖民田付民等于是賊衆牛朝利等退據白家屯白家屯者白監生之宅頗有形勝中有大樓外有磚堡賊又另挑深壕伐樹木為寨柵以為固守計

有賊劉永明者係滕縣一派分捨艾山主艾山者名曰趙大鳥稱安民王以二十八人塗面稱二十八宿口稱我佛出世二十八宿俱已下界尔何不速從從我者有大利益以此惑人約集有二萬餘合鄒滕等處共十七枝及獲劉永明用刀祭旗塵刀尤稱某人受享已發但弟子不來救云云其偽誕如此

六月御史游士任奏言本月十六日未刻黃河清自宿遷起數百里許澄徹皆照掬以烹茶潔淨無滓

家語曰黃河清聖人出聖主已當朝矣安用再清為

七月初五萊州地震有聲如獅吼自西北往東南去屋

尾皆動次日怪風大作拔木伐屋黃河岸舡有被風浪掀送在岸者初七日申刻日四珥珥旁有赤氣一道狀如虹蜺忽成一人字頭向南脚向北如筆寫久而不散

竊按紙日年來怪風屢發不應而赤氣似人字頭反向南脚向北又橫旁日珥北豈逆叛之應乎故見河清不爲喜見天變之異又不能不懼矣

兵科給事中張董蒙疏劾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建壇開講創全立院之非標吾上疏自理 上俟詔答之工科給事郭興治其疏復劾內有比擬妖賊等語上責其狂悖朋謀奪其俸三月于是元標從吾五疏乞骸温旨特留標即移家出城封印者所 上答予告回

特加元標太子太保馳驛而去

高汝栻曰元標忠孝大節夙著薦內從吾一意躬行規言非動不欺暗室二人臭味相投公餘講學苦無棲坐方于城隍廟官廨出價俯從公命司務呂克孝爲工改作所費銀出諸臺臣不過處百金耳于是萬三元朱童蒙等劾之一老飄然去國栻因是而有感其天下治亂係于人心人心邪正係于學術昔隆慶丁卯戊辰徐階當國聚諸計臣于餘尺手書識仁定性二書與諸人相商度未嘗以此少貶之相業也神祖朝癸未乙酉間顧憲成鄒元標開講于濱衆所時執政中將行亦嘗過從况新建書院豈爲名豈爲利豈爲遊晏豈爲子孫世守之業不過以爽爽身交言邪教援倡設以提醒人心激發忠義耳先臣王守仁當兵戈倥偬之日亦不廢講若曰講學一事但宜于斥逐之臣以澆其壘磈消其抑鬱并救濟之良方亂昏道亦大輕視休下諸人亦太淺矣

大學士孫承宗條次諸協兵務并言經臣王在晉精勤

有餘而沉雄博大之未能舉閣鳴泰王紀李三才可
用下部行之
承宗行遲因京邊值經筵之期講
與陳奏請身親督理關城兵務云
贈義烈鄉賢董盡倫光祿寺少卿廕子正千戶世襲仍
立祠歲祀○山東妖賊流劫金山口徐州震動○初九
日文華殿日講十二日經筵十一日幸內教場閱操○
以南京禮部尚書顧秉謙爲禮部尚書經略尚書王在
晉爲南京兵部尚書閻鳴泰經略山海關總撫遼東以
董漢儒爲兵部尚書孫瑋爲刑部尚書陳薦爲南京吏
部尚書○上命大學士孫承宗刻期赴關鹿善繼隨任

并發帑金三十萬軍前給用承宗親下教場考選將材越一日即陛辭不帶兵將止有南兵護送至通州而回三法司擬奸細杜茂劉二嘛劉得功實承武等斬罪總兵遊奇動什放立功總兵薛來胤回衙門聽勘從之佟十年流三千里上着另議具奏十年之獄凡三讞矣因部伏有逆族萬不敢保之奏是以有瞻顧兩端之意復命確訊奏伏○貴州總兵楊愈懋推官郭象儀與賊戰于江門自析營死之其時楊愈懋鄧茂官郭象儀三營在門鎮而愈懋不待兵齊輕易深入及賊至兵貴誤大孝先逃各營聞風皆走兵器衣甲盡弃惟茂官一營全

信王即今上生母劉已故李氏乃其撫育信王者也

而歸之

八月禮部擇二十二日冊封　皇五弟爲信王次日於尾極門外東廡百官行禮○冊封選侍李氏爲莊妃○御史張論進善擊飛石人員八人以備效用有旨着京營撥兵演習送發山海關應用此蜀中所稱七燒砲及獨甲虎百步之內飛之無不中者和州千戶步上達制造論以獻上旨以人員未請飛用故復解進善打人役李進忠等○以黃汝良爲禮部尚書王永光仍以戶部尚書督南京都察院事○原任經略遼東兵部尚書王在晉予告回籍○議鄖遼左戰亡將士劉渠初秉忠贈

少保左都督世廕賜諡立祠張斌贈都督僉事從祀附
祭○浙江巡按傅宗龍上救滇之策欲于建昌開路下
部伏行○山東巡按董羽宸奏言官兵勦賊大捷恢狀
滕城○安邦彥困圍貴州省城巡撫李橒御史史永安
副使劉玄錫死守總兵張彥芳率敢死之士救之○三
十八日卯時馴象所內火藥房燬○升朱燮元兵部右
侍郎照舊巡撫四川升李橒兵部右侍郎史永安太僕
寺少卿仍着協心調度相機戰守務保萬全○翰林院
修撰文震孟敬陳勤政講學之實　皇上昧爽臨朝寒
暑靡輟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實未見也為臚引奏

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場了無生意則皇上之聰

明何由開暢職意　祖宗之制俱六科則六科必當以

次白事咨西臺則西臺必當以次白事奉旨某部知道

則某部之正卿亞卿又必當以次白事職糾彈者糾彈

職條奏者條奏剖析機宜獻替可否一禀皇上憑而聽焉

與輔弼大臣面商而裁決焉雷厲風行斷不踰頃不惟

聖智日以明習練達即在庭諸臣亦且可以觀其氣節

可以試其倉卒當事者且精思于職守之內而無有軼

志事外者亦與起于景色之新而各有奮心若僅僅揖

帖一紙長跪一誦其面一揖則旋進反職畢朝儀受取

此爲行乎纖橫玉腰金爲也經筵日講　臨御有期于學非不講矣而講學之實未見也史臣進講鋪叙文詞乖如蒙師誦說無少開悟則　皇上之睿智何日周遍祕閣　祖宗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軍國重事閒關隱微無不諮詢無不洞達故雖深居九重而情形畢照懷奸挾術既無竇可以自藏左右近習亦無緣可以蒙蔽若僅尊嚴若神上下拱手精神不振提醒不靈恭默之容或久而生倦跛倚之象亦戀而欲休經傳典謨祇成故事安取此正笏垂紳展書贊筆者爲也疏奏數日不下。庶吉士。鄭鄤上疏曰。頃見修撰。文震孟二疏。

私慶有爲明主忠言之人意　皇上天佑聖明必將逖思淺悟立見施行矣乃俟之浹旬未蒙報聞臣以章奏之批答宮府間之當理也或朝上而夕下則君與臣相知君與臣相知則大臣不得以攬權小臣不得以營窟近臣不得以蔽明一付之寢閣而中有不可知者矣又曰若經　御覽而留中則非止虧轉圜之義若不經　御覽而留中必有藏伏與援之奸有識寒心未得所謂考之本朝故事此弊惟武廟與神廟末年最多在武廟時皆因權璫之煬竈在神祖時則係奸輔之籍叢其故皆有不可知及其可知則相顧嘆息而無可如何矣

瀚謂爲戲與文妳二疏皆人所難言執安得不降例

上怒以朝儀大典輒肆輕褻比擬俱偏藐視廷臣如戲鄖鄂黨護窺探俱降三級調外任○太僕寺少卿潘剔疏奏陳乞骸建言邊策棄城緝奸諸事極種顛倒又曰此顛倒也成于陛下者十之一二成于當事大臣者十之八九剛愎者務縱而番弄機鋒柔險者委蛇而固護營壘徂徉者觀望而密探聲息浮游者虛擁而弁視遽蘆以祖宗輝金玉煥之藝典屑越于畫蛇指鹿之訛言以祖宗龍攀鳳附之忠賢摧折于劍服戟拳之毒螫以祖宗御風沐雨之基圖破裂于臆鷹美犬之梔棗溺子計專施 漶婦口善汚人疏入落職爲民○河南開封

府禹州離城四十里壬店以此有山一帶名曰岫𡼖迄西爲大隗山又西爲軒轅洞山勢崔巍諸峯秀麗有鳥高六七尺渾身彩色頭上豎毛一撮集于此山隨有大小羣鳥俱來隨拱四面旋繞東南西北皆古滿衆往視之各鳥張翅鵠立向人作勢令人不敢迫視是日天微用至十二月飛去○四川獻賊首樊龍張彤何若海等黑蓬頭俘詔以何若海處決樊龍等剉碎傳示四夷昭布天下

十一月御史楊維垣劾刑部員外顧大章受贓四萬創爲八議之說以脫熊廷弼大章上疏所辯下部勘議

升趙南星爲都察院左都御史○獻山東妖賊俘徐鴻孺等剉屍梟首有差傳示九邊暨布中外○刑部擬光祿寺丞李可灼發遣沙溝守備王文燁懸首槀街從之○詔賜大學士孫承宗督師總鎮等官王象乾等各貂皮有差○南直巡按御史易應昌進車砲製式○升余茂衡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周應秋工部右侍郎協理殿門工程事務楊述中兵部左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貴州兼制湖廣雲南等府○命劣轉科臣霍維華孫杰優升京堂

十二月發帑金三十萬以餉滇黔之師○督餉巡按江

武帥趙率教駁聽罰

宗室開科始此

月彩四援遼總兵毛文龍將東征將士海運委官爲效按臣復命之典人列四六考語特疏舉刺甚至朝鮮君臣與大宰執經畧督餉部院司道管餉主事登萊巡撫海防各道及于餉臣無不人列姓名盡在薦揚之中武帥趙率教駁聽罰乞勅其練兵乘隙掃蕩奴穴無節外生枝自累功名○大學士何宗彥等奏宗室開科此係特典足光天璜上以爲甚得風勵之意命著爲令○陝西地震如雷肅夾山嶺等處地震天鳴星殞○蕩平妖賊加升趙彥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張鳳翔馮嘉會各升右副都御史○大學士孫承宗奏臣當備邊事

當嚴保留總督王象乾撫順西虜終完其局從之○命朱國禎顧秉謙朱延禧魏廣微爲大學士入閣辦事○命道浙江舉人錢千秋戌主考錢謙益分考鄭履祥失于覺察各罰俸有差○廵撫王三善解黔省之圍三善在平越候楚蜀兵不至不得已詔諸將諭之曰省城不能待矣外援之不至吾輩死于法亦死死于敵亦死爾其效之乃令道臣何天麒督兵七千從清水江進爲右部命道臣楊世賞督兵萬餘從都匀進爲左部撫臣自將二萬兵道臣向日升從中路進當賊鋒人有議朧月不行師者三善斥之遂于是日爺日之力欲抵新添人

三善視身督陣將領爭先兵卒用命能以寡而勝衆以勞而待逸以軍而脫十萬重圍即此便是奇功何必更論斷覆

言部署未定盍候諸三善曰毋庸兵貴神速初二次毋猪洞初三次新安去新添四十里是夕合營大驚報賊至兢退兵三善曰退則虀粉耳吾以死之挾兵不動亭無賊知爲奸細詭言使站立不定耳初四命劉超爲前部抵龍頭營三善以身尾之相去不二里聞銃聲衆股栗欲止三善曰前驅當賊誰敢退者吾當後至遂策馬而前未一里而捷音至曰劉超破賊矣超兵遇賊果却超下馬斬兵二人持刀斷賊一標有賊首阿成號勇特甚超與部兵張艮俊直前斬其首賊遂披靡適撫臣之兵後至大噪齊進奪龍里城賊四門齊攻復大戰却

之初五任龍里衆議曰此地去省會四十里賊必有重兵堵截量而後進可乎三善曰此行裹數日糧爲必死之計不能持久吾初至賊不知我兵多寡宜急擊之初六侵辰蒙馬先進衆隨之賊覘者始知新撫自將意有數十萬兵至相顧駭愕安邦彥紿其衆曰吾當增兵來助竟遁去賊衆相率退屯龍洞我師遂奪高寨七里沖之險初七進兵畢節賊步騎如雲觀者失色孫元謨將所製木發貢七門齊發賊死無筭楊明楷率烏羅司兵如墻而進賊亡奔所棄錙重器械山積遂乘勝抵城下營于南門外坡上設帳大雪中次日移營宅溪賊遂遁

陸廣河外

此一舉也人危之者曰奇着險着有幸之者曰天助夫以二萬餘選留之兵拔發于一旦及龍出而賊不知及閩城而會城不知何謂非奇三百一書生耳將孤軍深入而不顧由路之截不慮粮餉之乏何謂非險以二萬師當十萬衆屢戰屢勝兵不血刃而疆尸載道且進師七日天風清爽退賊之久兩雪存乎何謂非天使人人畏奇着必尋平着畏險着又尋穩着此及平穩時求黔賊官民于枯魚之肆矣然則三善下奇險之着乃恰逢此或然之數豈値天佑之耶遂天之幸耶懲于是而服其立志之一發机之速堅定之識敢勇之氣與策之脊焉以半載遲回之苦心七月衛緯之定力表而出之為蜀功之定案云

吏部遵例請行行取之制列名上裁　上謂言官多且暫停今次酌定年期以垂永久吏部又奏業已行文欽取勢難中止請照　神祖朝留部之例俟科道缺員另

行特許　上命暫停巳取者伏任以後三年一取○黔師擊殺逆酋安邦彥等餘黨潰散以捷聞　上嘉其才侯事平敘序○山東巡撫趙彥奏請獎勵賢王　上曰魯藩素著賢聲今又損貲助餉獎勵以白金文綺

癸亥天啓三年正月福建紅夷猖亂紅夷寓居東海去琉球不啻萬里從來貢賦不通九譯不達自萬曆甲辰七月紅夷韋麻郎粟葛等聽商釆句外以千人爲巨船求互市于彭湖至毀軍門碑示叅將沈有容孤身往說遣去今復有奸人句引哨以漢物一日從大洋飄至彭湖縱横海上焚刼鄉村漳之士民患切剝膚撫臣商周

祚雖一創之尚爾盤踞列其事上聞　上命巡撫官督
率將吏用心驅除併命廣東協勦
二月提督操江熊明遇奏上元江寧等縣地震應天常
鎮揚州復稱地震有聲蓋根本重地豈宜作震動之象
毋亦　高皇帝之靈動乎其有不安者耶唆夫田安方
疾耕力織以佐　陛下之錦衣玉食而傳造之頻派大
浮內監之料價踰額致撫按不能伸其庇民察吏之權
水衡不能操其盈入爲出之筭一不安也吏道厖雜魚
奪百姓奸邪並生緹衣塞路而良民常以無辜飢寒死
獄中彈劾保薦卒馮氣力爲行止而田夫對吏之公辯

晉康高宗時升于吳能省其教既享百年之餘窮人有告其君以他曾者吳子曰此不足慮是見句星伴而甚星散耳終修德政磨勿旅也

壅淤不得上聞。二不安也。箱篋空虛。民以飢餓自賣爲人奴婢者有之。獨吳中數郡偏屬豪民。負田宅子女投充貴勢。漁食閭里。曲避征徭。聚劇由役。專累單寡。剗産籍奴。擬手錮禁。民怨私沸。有司莫告。三不安也。水陸軍兵。緣承平之久。戲同弱上。而將吏貪不愛卒。又侵牟之。各衛祖軍。桃梗其形。侏儒其腹。府吏胥徒抗斂巧法。剋貧軍之糧爲常例。半不可使。開天首善會無武備精兵一當緩急。四不安也。浮游奇民剽輕奸怪。談兵說劍。家藏禁書。路譙妖語。不奉虎符。擅行弄兵。詛盟歃血。伏莽候便。其雄又能蒙子公之力。走貴人之門。操持短長輸

視聽而三家五戶之間少抱雞伺之才者無不借金張
巷焯赫鄉井五不安也中都帝鄉芊碭荒莽淮浙咽喉
深豫大牙五湖淸渭吳越盤互竈丁鹽徒非民非商所
以盜賊如雲連帶 江海焚燒官寺篡取獄囚劫殺長吏
蓋天下極大利大害之地倘有司撫按不平掄懷立見
六不安也伏願 陛下穆然深思淵然遠覽反身修行
思其咎無益不亦善承天心仁愛也哉〇刑科解學龍
奏請 皇上赫然震怒天語叮嚀勅邊疆之臣鞠躬盡
瘁毋以閙着作急着 勅中外各官精白一心毋以民
財作己財則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愛死而天下平矣〇

刑科沈維炳奏言時事百無一恃所慮者 主聖臣直之盛事忒撓亂于在旁時乞亦獲之苦衆或貅落于賊類陰魔有伏莽之戎陽德受駁雜之罪不報○江西道御史陳必謙奏言都督鄭養性父子所以叢疑積恨于天下者為先帝聖母與逆奴三案而已恭繹 明旨似謂推 皇祖之愛不忍加誅夫 皇上顧念 皇祖獨不念 先帝乎即 皇祖而在料必不忍以親子之愛付逆賊之乎而況 皇上身為 先帝之子者哉試深宮靜夜追維思省其銜悲更苦背肉至痛當伏如何悽惻何以慰 聖母之深恫何以洒 先帝之遺恨逆奴

之案甚確昔年虞受私紹參之利豈無因而至前自今王忠梁单開結奴內應之事寵盡子虛烏有至結妖蓮前呂鵬雲於去年五月初四日上疏點破初六日鄆城之難作太名濮州一帶妖黨勁輒云奉鄭督教令爲辭而白蓮教之在北直河南者盡納丁銀於其家臣願皇上之恍然思之而有以處養性也上命鄭養性離脫都門擇便住居不許棍徒詐害○太子太傅工部尚書王佐卒詔贈少傅祭葬蔭謚如例

按佐初起水曹出守南郡督學西江歷方藩未再晉開府神廟時水旱頻仍兼以稅璫流毒吸髓咒膏條于兵革佐鎮撫茲方銳意調停苦心請命視家若[illegible]而不敢遑說既足其顧取事柄而退以無故自劾

各織造同實內相也

薛高佐
浙江人

詔賜總兵毛文龍尚方劍、璽書閱防、加其弟毛雲龍錦衣衛職銜○大學士孫承宗疏奏陳邊計、勒守機宜、部覆將吏溫旨㪅答○貴州副總兵劉超兵至陸廣河夷玀兵大戰、殺敗猓兵、前仲過河淹死者不計其數、斬獲首級百餘、墜崖死者二百餘人、生擒男女五十餘口、事聞、依詔褒答○蘇杭太監李實欲以屬禮責之有司、前已劾知府張宗衡等、周起元疏辨、事下部、部覆云、查得萬曆年間、司禮太監孫隆奉旨織造蘇杭、待府縣正官皆以賓禮、惟織造通判始行屬禮、然尤周旋委曲不敢

妄自尊大李實心地慈祥性質謹厚惟是名下長隨司房知貪利不知為國為民以為不激發內監則不足以聳動朝廷不懾制有司不足以魚肉百姓始而參鋪商始而參機戶始而參擗邏既而參有司多方撥置廣行剝削遂使一年數萬金之厚賄歸于司房三省數萬姓之嗟怨歸于內監蘇杭等府皆朝廷錢糧之淵藪國家根本之重地邇因賦煩役重以致民窮財盡變生意外若再加激變一旦挺而走險弄兵潢池東南之半壁天下不知所終矣不聽〇以盛以弘為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李長庚為戶部尚書李三才南京戶部尚書〇工

部尚書姚思仁回籍以鍾羽正代之○禮科成明樞奏
請禮部速修易名之典我朝洪武至穆廟時得易名者
五百八十餘人神廟自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議定三
十九人自三十八年彙至四十三年及四十五年又有
四十四人合前請　旨未發至　皇上龍飛元年二月
允禮臣之請各予以謚雖出自　皇上而實神廟四十
四年以前所定者也國制五年一彙名議謚今已逾期
禮臣應自速舉各省撫按亦宜將近日應謚者一體發
訪事下部○水寨斬獲功多賊奔據後山洞死守洞門
火攻賊衆俱成灰燼軍聲大振○兵部奏孟承先一門

義烈不愧賢裔下部褒贈攸卹○奪福建道周宗建俸

三月時南臺徐世業劾周宗建保舉熊廷弼宗建疏辨

詞連郭鞏鞏劾其邪黨橫議宗建亦劾其橫議愈肆奉

有熊廷弼罪案已定不必爭辨之旨宗建又上締黨巧

借一疏　上怒其互相攻訐騁辨求勝故罰其俸時忠

賢用事疏內有交結宮闈獻媚進忠之語愈深其憾與

日寃沉獄底夫非此跡爲之祟哉○以吏科給事李春

燁往登萊查勘巡撫陶朗先并募兵御史游士任兵餉

數目

左都御史趙南星奏言申明舊例御史考滿堂上官發

此一役也不止喪師而且失地矣

河南道查核考察不稱其職恭奏改斥疏入　上甚嘉之使著爲令○水西提兵大集我師渡河深入陸廣戰將楊明楷王之晧死之我師渡河覩賊大易被賊所誘迫敵不支賊斷浮橋我師多有墜死者總兵楊明楷陣亡次日賊又迫戰鴨池河張金二總兵各退守威淸龍里土官見我師失利復據龍里○刑部尚書白瑜卒以孫瑋代之○永平府永鎭東門失火自火藥樓延及草場城樓窩鋪女墻火藥甲杖盡成煨燼城内外民房軍屋盡爲瓦礫遭壓焚死破損焦爛者不計其數

時火勢飛梁擲柱近者百步遠者里許火箭到處便焚此處解山游火藥暫寄城樓發放時誤以鐵器投

吞不上火星有藥一時焚起又用鋒鏑而起細究
云銃銷者乃訛傳也
總兵劉志敏率兵至大水塘攻苗酋斬其酋長宋萬化
生擒其妻子姊妹并偽軍師劉洪祖廿二人焚燒賊寨
一百餘處生獲不計其數○虜款告成薊遼總督王象
乾奏聞上以籌畫綜核裁少功錄荅之
鄒元標曰表心納忠之徒借國家急難以小民膏血
落餒肥家子孫寧有受用蓋指年來募兵給餉者而
言耳至若款虜一事亦羈縻之策世宗時加餉至于
百萬之多且年復一年雖有鄭洛之能供給野火不
遼東酋王而自困矣今象乾以少費而收功真國
家之福然須嚴與之約期在今年或明年以廣
我貢如之不然不能如數此可杜將來耳
此言極爲有見
升御史左光斗爲大理寺丞○貴州巡撫王三善督率

道將冲殺賊衆録龍里追王陸廣河斬逐羅賊招撫酋

仲賊逋歸巢

烏汝抵曰自陸廣失利驍將楊明楷被擒王之時等陣沒我之聲靈俱損鴨池一路為賊中散總兵張彦芳領兵入偏道路梗塞黃沙河一帶皆宋萬化所據酋仲諸夷烽起助惡龍里一帶復為土得中蔣戶據都司章有功等退守新添興咽漸塞生道通依然昔日危城中光景皆日尤有俞米糴者今則浮根一空寸粒無存城中士民皆無留忌督臣遷制沅州勢不接濟一盂吞路又集兵兵發發乎殆矣幸有此拳危而復安我社稷有望矣以得此

湖州葉朗生反知府杜喬林密得其狀緝平之

葉朗生之黨其間皆桃稗不撿之徒嘯聚成林約日舉事喬林其秘音種種皆備喬林知之出其不意一鼓而擒之群賊盡入彀不無其人而先事之功亦已偉矣其後吳所燕之變歸罪喬林謂入獄與蒋等情

意究矣况其去任巳久此之民衙
天錦地爲喬林控訴于按臣也

調刑部郎中周以典於外夲其三秩

倪文煥内庫財物雖巳三次請擬發邪矣忠賢必欲
處決因責其衆擬覆奏仍委別司發重擬罪而降以
典去

詔朝儀各欵查照會典酌定依行其開朝二欵仍照
皇祖朝例臨時命司禮監二員同科道鴻臚寺錦衣衛
衙門官分查　上臨朝武臣自元勳文臣自九列參參
數員共餘庶官易于躲閃班行殊寂竟不成禮御史王
曾葸特疏糾參故有是旨○輔臣葉向高朱國祚史繼
偕等屢疏乞骸　上宣諭頻留

大學士葉向高奏言貴州危急已極撫臣王三善請帑
金三十萬事勢不得不應伏乞　皇上慨發上允其請
搜括內庫十萬又于鄰省措盂十萬着于南部協濟十
萬兵經費侵欺以後急需不得專靠內帑

天下財賦之區非撙減于祖宗之舊也兵興以來加
派不已繼之搜括繼之捐助抽買以及一切瑣小事
例算無遺策言利又非析秋毫也朝廷節次發帑以
十萬計漢居蓋下又非不浩蕩也試思自來軍餉之
費有如此之煩多否乃援遼援蜀援黔將士之多無
有三十萬也所入之數苟足以供所出即師旅頻興
尤然不失為有足之天下而何以饟軍之鼓噪日聞
太倉之積財如洗甚至司農束手急下考成一日而
郡守削籍者數人嚴如湯火此何以故咎則諸臣利
交之危乘封疆之急設爲天漏巵以伏覆耶致國家
空虛至此極也究及所漏之餉或以十九萬計或以
六十八萬計或以八萬五千計或以八十五萬計軍

事緒局無期。國家憂劇益甚。大可憂心。宜申國法。

刑部主事譚謙益疏薦興才宋明時足以登壇專閫時兵部郎王繼謨叩其中藏不過書符作法請玉帝之勅旨調天帝之神兵而已始曰需兵十萬繼謨以爲難則曰一萬亦可繼謨請試其法則曰法不可試試則法敗惟待臨時倣出繼謨遂黜之

鄒維璉曰。自古布衣登壇。如呂望韓信。世不常有。其餘衛霍李郭張韓劉岳諸人。多起卒伍。偏裨積累爲將。然膽智才力。絕人超世。豈常談神說鬼浮妄者蚩尤作法。能布大霧。迷軍士。其術耕矣。黃帝與戰涿鹿斬之。漢張角。晉盧循。孫恩。元韓山童。劉福通。俱以鬼神邪說。惑衆竟至于敗。我 朝永樂時之唐賽兒。近日之徐鴻儒。皆以妖術伏誅。即宋時金人犯闕。欽宗惑于郭京之說。謂神術作法。可生擒金帥。[illegible]開大

丁甲士，北斗神兵之法，亦賴郭京，後禦金人，皆敗走

然願夫選將不以韜略，而以鬼神，世間寧有此理，哉